

尚書詳解

五
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商務印書館

尙書詳解

(五)

陳經撰

尙書詳解卷二十七

周書

大誥

觀此篇乃見聖人當人情不安之時。雖違衆以自用。而亦不能不順乎衆人之心。當商人之叛也。兄弟至親。猶且流言。成王不信于其上。而邦君御事。復以爲艱。大于其下。周公身處危疑之地。而復專兵權。以討流言之人。是衆人舉無以爲可。而周公獨以爲可者。特以武王艱難。創造大業未易。而奸人得以逞其邪謀。扶顛持危。勢不容已。在周公安得不違衆而自用哉。雖然。苟無以順乎衆人之心。而遂逞己意于必遂。安知疑周公者止于管蔡商奄而已哉。一方不安。而天下皆爲之不安。一人致嫌。而衆人皆爲之嫌疑。則周家之事去。周公難與圖功。功雖成而亦難居者矣。此周公所以不得不委曲煩重。披其心腹言之。以先王創業之難。決其今日不可不爲之志。庶幾羣情畢孚。反側者定。而後元惡可得而滅矣。此書雖稱王若曰。實周公託王命以令天下也。成王方疑周公。則東征之舉。決不出于成王之意。在他人則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。在周公則謂之奉王命以討叛。事有順逆。其情異也。

武王崩。三監及淮夷叛。周公相成王。將黜殷。作大誥。

讀秦誓收誓。而知武王所以取商之易。讀大誥之書。而知周家所以安商之難。湯固嘗放桀矣。而湯沒

之後。不聞其有叛者。武王伐紂。事與湯同。而武王崩之後。事變若此其異。則其風俗之薄。亦已甚矣。武王勝商之後。立紂子武庚。祿父以存商祀。又以鄆郕衛封三叔。俾之監商。所謂仁之至義之盡。誰謂身沒之後。兄弟至親。乃與武庚忘前日之恩。而爲反叛之謀乎。或曰。以武王周公之聖。豈不能逆知三監武庚之必叛。而奚爲封之。殊不知聖人本無逆詐億不信之心。以漢高祖猶知吳王濞之反。以張九齡猶知祿山之必叛。安有武王周公而不足以料三監武庚之心哉。特以商之宗祀。不忍其遽絕。而兄弟至親。亦難以叛逆豫期之也。序此書者。不曰武庚叛。而曰三監及淮夷叛。則是倡是謀者。起于三監也。不曰成王將黜商。而曰周公相成王。是伐商之謀。皆周公爲之。而非成王意也。流言扇搖。周公恐天下爲亂者衆。故不可不先有以開諭之。此大誥所由作也。

王若曰。猷。大誥爾多邦。越爾御事。弗弔。天降割于我家。不少延。洪惟我幼沖人。嗣無疆大歷服。弗造哲。迪民康。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。

王若曰。周公稱成王之命也。猷。謀也。以黜商之謀。告爾多邦。蓋調發諸侯之兵以行。故告爾多邦。越爾御事之臣。謂諸侯之三卿也。弗弔。成王罪己之辭。引咎以歸己。不爲天所憫弔。乃降禍害于我家。不少延留。謂武王安天下未幾而崩也。洪。惟我幼沖人。洪。大也。至大之責。乃在我幼沖小子之身。俾我繼無窮之歷。與服歷者。天命也。服者。人事也。此言任大責重之意。弗造哲。迪民康。我幼沖之人。尙未能深造知人之哲。以啟迪民于康安之地。何況天命深遠。其能至于天而知其命哉。

已予惟小子。若涉淵水。予惟往求朕攸濟。敷賁敷前人受命。茲不忘大功。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。寧王遣我大寶龜。紹天明。卽命。

已者發語之辭。我小子處此艱難重任。如涉深淵之水。然不勝其危懼也。雖然。第知危懼而不知有必爲之志。不幾于柔弱乎。予惟進而往求。所以濟險之道。處習坎而行。有尙知事之當爲者。則決于必爲。而無有退縮。我之所以必往求濟險之術者。蓋繼人之功業者。當有以大而賁飾之。于前人所受之命。亦當大之如此。則庶幾前人之大功。可以不忘。予豈敢閉于天之所降之威用哉。天之威用在于福善禍淫。三監淮夷之叛如此。是自取于天之誅戮也。我于此不能奉天討。則是閉塞天之威矣。前人之業。與前人之受命。當有以廣大之。天之威用。當有以奉之。則伐商之謀其可已乎。寧王遣我之寶龜。我其卜之。以紹繼天之明。就受其命。古者有國各有寶龜。以守其國家。有疑則卜之。所以謀之鬼神。而卜知天命之向背也。聖人舉事。本無事乎卜。特假是以決其疑耳。凡大誥之篇。稱寧王寧考者。皆指武王有安天下之功也。寧人者。指武王當時所與同謀安天下之臣也。

曰。有大艱于西土。西土人亦不靜。越茲蠡殷小腆。誕敢紀其敍。天降威。知我國有疵。民不康。曰。予復。反鄙我周邦。今蠡今翼。日民獻有十夫。予翼以于牧寧武圖功。我有大事休。朕卜并吉。

曰。更端而言之也。有大艱于西土。謂武王崩。我西土有大患也。西土之人于此時。皆爲之惶惑不安。所以三監起而蠢動。商武庚恃其國小而富厚。大敢紀其王業之舊敍。意圖商家復興也。天降威。謂三叔

流言有當誅之罪。此天所降之威也。武庚知我國有流言之變。內有疵病民不安。于是大言以欺衆曰。予商家常復。反鄙薄我周家。自古奸人乘釁而起者。多因國內之變。若無三叔流言。彼蕞爾武庚何自而發。周家殺武庚之父。而滅其社稷。武庚于周爲仇。則今日之叛。乃復君父之仇。于武庚何過之有。曰不然。父不受誅。子復讎可也。父受誅。則是天討有罪矣。其子奚復仇。武王殺受。既是天討。而武庚復仇。是不知天討之義。所以爲周家之罪人。今蠢今翼。曰民獻有十夫。予翼。今天下蠢動之明日。彼四國之中。民之賢者有十人。舍彼從我。以翼助我。撫安武事。以謀其功。賢者之見。嘗先衆人而決。蓋彼知夫人事。天理在周。而不在商。于是先見事幾。而來助周。周公成王。知十夫之來。卜知天意所在。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矣。大事卽兵戎之事也。又何況卜之于龜。而休祥并吉乎。并吉者。謂鬼神之謀與人謀合吉也。聖人固灼見事理當爲。然亦不敢自用。必攷之人謀。鬼謀而後決。明而十夫幽而吉卜。周公之所爲。合于天人之心久矣。

肆予告我友邦君。越尹氏庶士御事。曰予得吉卜。予惟以爾庶邦。于伐殷。逋播臣。爾庶邦君。越庶士御事。罔不反曰。艱大。民不靜。亦惟在王宮邦君室。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。王害不違卜。

周公之意若曰。十夫既來矣。卜又吉矣。故我告友邦之君。謂諸侯也。尹氏者。諸侯之正官也。庶事與治事之臣。皆諸侯之國衆士也。曰予既得吉卜。予惟以爾庶邦。往伐商。逋亡播蕩之臣。指武庚也。商亡而武庚無所依歸。卽逋播也。我武王念其絕祀。從而封之。至今乃背恩忘本如此。豈得不伐。十夫子翼而

獨舉卜者。蓋龜乃神物。至公無私者也。爾庶邦之君。與乎庶士御事。罔不反我之言。且曰艱大。以謂征伐四國之事。甚難而且大。是與成王周公之意相反也。又且以謂民之不安。皆惟在王者之宮。邦君之室。蓋化行自內始。四國有難。汝成王當反求諸己。豈可專責他人。越予小子。亦是邦君指成王而言。謂我小子當成其敬道自反己也。不可征伐。王何不違其卜而爲自反之策乎。且行有不得。皆反求諸己。豈非聖賢責己之道。然用之于禹。征有苗則可用之于周公。伐商則不可。事有輕重緩急。惟達權知變者爲能盡之。舜之天下已治。惟一苗民不服。舍之未害也。故益所以有招損得益之贊。成王之三監則又異于此。安危存亡之機。在此一舉。周公若撫機不發。是見義不爲也。邦君御事考翼之言。非無足取也。然當此之時而爲此言。則但見邦君御事懷安憚勞而已。不知權變而已。故周公敘述其本情而告之。

肆予沖人永思艱。曰嗚呼。允蠢鰥寡。哀哉。予造天役。遣大投艱于朕身。越予沖人。不叩自恤。義爾邦君。越爾多士尹氏御事。綏予曰。無惑于恤。不可不成。乃寧考圖功。

周公述成王之意。以謂故我幼沖之人。因汝邦君有艱大之說。亦嘗永長思其艱。而爲之深謀遠慮矣。曰嗚呼。信乎此舉蠢動鰥寡之民。往赴征伐之事。豈不可哀也哉。然哉。大難者不顧小勞。成大利者不恤小害。蠢動鰥寡之民。雖曰可哀。然功之不成。害之不除。則爲有國之大患。以我一人之身。乃爲天之役。當奉天以行罰也。天以重大之計。而遺于我之身。以艱難之事。而投于我之身。我沖人豈于我之身。

而自恤乎。言我身不足恤。則其所恤必有大于此者。義宜也。宜乎爾邦君與多士尹氏御事之衆。當以言安于我。以爲成王不憚勞憂恤之事。寧考武王所常圖之功。不可不成。爲此言則可。豈可與己意相反。爲艱大之說乎。周公蓋責望其以此意相勉也。

已。予惟小子。不敢替上帝命。天休于寧王。與我小邦周。寧王惟卜用。克綏受茲命。今天其相民。矧亦惟卜用。嗚呼。天明畏。弼我不丕基。王曰。爾惟舊人。爾不克遠省。爾知寧王若勤哉。天闕嗟我成功所。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。

已。予我小子。不敢替上帝命。示之以必往之意也。天命高遠。何自而見之。曰。以卜而見之。天休于寧王。言往日天有休美之命。命我武王與我小邦周。由諸侯而爲天子。我武王亦惟聽命于龜。所以能綏定天下而受此大命。如泰誓所言。朕卜是也。況今日天有意于誅叛人。以助我民。其可不惟卜之是用哉。武王之心與天心合。故武王用卜。成王之心與武王合。故亦當如武王之用卜。嗚呼。嘆而言之。天有明德。福善禍淫。深可敬畏。今日之艱難禍變。發于不測。皆天意有以輔成我莫大之業也。孟子曰。生于憂患。而死于逸樂。蓋逸樂者。乃天之所以縱其心而稔其惡。憂患者。乃天之所以苦其心。俾之增益其所不能。王曰。爾惟舊人。成王恐邦君御事不從。又指其老成歷事之君子。當時曾爲武王之臣。親見武王之事者。爾大能遠省。言老成之人所見之遠大也。爾豈不知武王所以勤勞創業造天下者乎。知武王之勤。則知今日之事不可已也。天之意闕閉而勞我以成功之所。使我艱難辛苦。不敢懷安。則是將欲

闢之必固闔之。將欲張之必固翕之。予不敢不極盡其力。以終寧王所圖之事。豈可以武王勤勞所圖之事。今日爲奸人乘釁而遽壞之乎。衆人昧于天理。以爲不可伐。聖人深知天理。則以爲不可不伐也。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。天業忱辭。其考我民。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。若有疾。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。

觀化誘之言。可以見聖人忠厚之至。聖人以其生殺予奪之柄。令之誰敢不從。倡之誰敢不應。而必諄諄爲之言。以化而誘之者。可見聖人之心。不敢拂衆。必欲上下相安。然後可以舉事。東征之謀。周公成王所以大化誘我友邦之君。當其化誘之時。卽至誠之言也。上天知我有至誠之辭。從而輔我。然天道高遠。何以見天之輔誠辭。卽諸民而可考矣。民心之所向。卽天意之所輔也。天意民心若此。則前寧人如武王之舊臣。所與武王圖謀天下之功。我曷敢不終其事乎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。若有疾。令四國叛亂。爲周家之害。大意用勤勞我民。使之動心忍性。知患之所當除。如人之有疾。然去其疾則身可安。除其患則民可安。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命。從而了畢其事乎。此一段言予曷敢予曷其予不敢。皆是反覆重復。言武王之業。不敢不成。商人之叛。不可不誅之意。初非周公之私意。勞民動衆也。王曰。若昔朕其逝。朕言艱日思。若考作室。旣底法。厥子乃弗肯堂。矧肯構。厥父舊。厥子乃弗肯播。矧肯穫。厥考翼其肯曰。予有後。弗基棄。肆予曷敢不越卬。敕寧王大命。若兄考。乃有友伐厥子。民養其勸弗救。若順也。昔古也。我師古昔之道。所以必往。古人見義而必爲。凡今日順理而動者。皆順乎古也。不必泥

其陳迹而後謂之順。古朕所言者皆出于艱難而日思之矣。既曰永思艱。又曰艱日思。又曰予永念。可見聖賢舉事出于謀深慮遠。未嘗輕易而動。譬之爲人父作室家然。既已規模素定。而底致其法度矣。爲之子者。尙不肯爲之營築堂基。何況能爲之創造屋宇乎。又譬之爲人父治田然。既已除去惡草而蓄矣。爲之子者。尙不能播種五穀。何況能爲有收穫乎。周公此言譬喻。武王前日創業規模未成。所以成前日之事。更在後之子孫。今成王爲之子。苟不能承父之志。有好不除。有患不去。則是墮壞前人之業。尙何望其能顯設藩飾制禮作樂以文太平。如厥子之構而穫乎。厥考平日恭敬其事。今見厥子如此。其肯謂我有後。而終不棄我之基業乎。爲人子而使其父至此。則人子之心何安。故我何敢不予我之身。撫循寧王之大命乎。大命天下之命也。又譬如爲人之父兄者。忽有朋類自外來伐其子。可養其勸伐之心而不救之乎。成王猶父兄也。四國猶友也。厥子猶民也。四國作亂爲民之害。成王決不可養其勸伐之心而不往救。言必無此理也。聖人以天下爲一家。故託一家之事以喻天下之事。

王曰。嗚呼。肆哉。爾庶邦君。越爾御事。爽邦由哲。亦惟十人。迪知上帝命。越天棗忱。爾時罔敢易法。矧今天降戾于周邦。惟大艱人。誕鄰行伐于厥室。爾亦不知天命不易。

肆陳也。言我所以告我邦君御事者。其鋪陳已如此。爾邦君御事不可不明乎此。邦家之理亂者。本由哲智之人。今也有十夫子翼其平日所蹈履。皆足以知上帝之命。周公于此以賢者之去就卜天意之從違。伊尹歸亳而成湯伐夏之謀決。十亂同心而武王伐商之計定。十夫之來。天意可卜矣。天意旣棗

輔我周家之誠。爾邦君御事其敢易我周家之法乎。我周家賞善伐惡。禁暴除亂。自有定法。爾不可易也。何況天降災戾于周邦。使大艱險之人。大相鄰助。以伐于室家。以理言之。征討無可疑者。此實天命之已定者也。爾若不從。是爾不知天之定命矣。

予永念曰。天惟喪殷。若稽夫。予曷敢不終朕畝。天亦惟休于前寧人。予曷其極卜。敢弗于從。率寧人有指疆土。矧今卜并吉。肆朕誕以爾東征。天命不僭。卜陳惟若茲。

予永念曰。言我亦嘗深思遠慮。以爲天下之喪殷。如稽夫然。稽夫之治田畝也。去惡草則恐其害嘉穀。武王之伐商也。矜其絕祀。復立武庚。武庚作亂。是惡草之本根未除。今則芟夷蘊崇之。以終其田畝之事。俾無遺種也。方是時。武王舊臣。皆欲從成王征伐。使天意若欲休息此前寧人。則我何敢盡用卜。敢不從衆人而止乎。以見當時舊臣之從周公者。亦多矣。今寧人指我以疆土。所至不可坐受其侵略。在我所當循之。而況卜之于龜。又并吉乎。以見人心之與天意皆合也。人事既如此。天意又如此。故我誕以爾東征。天命無有差僭。卜之陳列已如此矣。此篇大概以人事天意爲主。以人事言之。則莫如十夫之子翼。以天意言之。則莫如卜之吉。賢者民之望也。卜者人情之所素信也。周公不以一己之意。強夫人之必從。而以人事天意之可信者示之。俾之不得不從。此所以卒成東征之謀。而人無異辭也。

尙書詳解卷二十八

周書

微子之命

觀此篇之書。有以見三代聖人寬大公平之氣象。非後世之所能及。且前代之子孫與己爲仇敵。人情之所忌也。處叛亂之後。又人情之所易疑也。微子以商王元子。適在武庚爲亂之後。身處疑忌之際。況商之餘民未盡服。周家思商之德澤久矣。以微子之賢。又當餘民思商之日。成王周公豈不爲後日慮。而乃封微子于宋。且告之以洪乃烈祖。萬邦作式。此其用心寬大公平。豈後世所能及哉。聖人之意。惟在于崇德象賢。使前代帝王正朔服色常存而不廢。豈以叛亂之故。而逆詐僞不信哉。苟爲不然。以武庚之叛。遂深加懲創。絕微子之封。使商先王禮物不復見。是私一己也。是以噎而遂廢食也。食不可廢。則崇德象賢之義。豈可廢歟。

成王既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命微子啟代商後。作微子之命。

黜殷命者。約其爵也。殺武庚者。誅其身也。微子啟。紂之庶兄也。當周公誅三監之時。成王尙疑周公而未釋。則黜商命微子代商後者。是亦出于周公之謀。孔子序此書。不曰周公相成王。而特曰成王者。此乃夫子直書周公之本也。大誥言周公相成王。既足見成王之疑周公矣。至此言成王而不言周公。亦

足以見周公之所行者。無非奉成王之命。而非敢自專也。賞罰人主之柄。臣無有作福作威。則黜商命者。以成王之命黜之。而非周公黜之也。命微子者。以成王之命命之。而非周公命之也。君臣之分。于是乎正矣。誰謂周公攝政行天子之事乎。

王若曰。猷。殷王元子。惟稽古崇德象賢。統承先王。修其禮物。作賓于王家。與國咸休。永世無窮。嗚呼。乃祖成湯。克齊聖廣淵。皇天眷佑。誕受厥命。撫民以寬。除其邪虐。功加于時。德垂後裔。

成王之意。若曰。猷。以道告之也。殷王元子者。微子乃帝乙之長子也。紂之母生微子。尙爲妾。已而爲妻。後生紂。帝乙欲立啟爲太子。太史據法而爭曰。有妻之子。不可立妾之子。故紂爲後。此見微子乃紂之庶兄。實帝乙之元子也。惟稽古崇德象賢。統承先王。修其禮物。作賓于王家。與國咸休。永世無窮。此數句。乃一篇之綱領也。考之古典。有崇德象賢之義。則知二王之後。自周以前。皆有之。不特成周封微子也。崇德者。尊崇前代先王之德。德厚者流光。豈可使前代先王之德。至于子孫而遂失其傳乎。象賢者。雖以崇先王之德。又當以先王子孫之中。特有其德。可以象先王之賢者。庶幾有遺風餘俗。典型之可觀。所以崇德象賢者。正欲使之繼承先王之統緒。修先王之禮物。正朔服色。車旗制度。皆如其舊。成王之意。不以周家之禮物爲盡善。必欲存二王之後。使夏商之禮爲猶存。不特尊前代之帝王如此。又欲使周家之子孫。以前代之禮。有所損益。惜乎春秋之末世。杞宋子孫微弱。孔子能言其禮。而文獻已不足徵矣。作賓于王家。二王之後。有不能臣之義。左氏傳曰。宋先代之後。于周爲客。如書所謂虞賓在位。

詩所謂有客是也。與我周家咸致其美。永世無有窮盡。相期于久遠也。嗚呼。乃祖成湯而下。此崇德之意也。汝祖成湯。能有齊聖廣淵之德。齊有純一之意。聖者大而化。廣是寬洪。淵是深潛。成湯只有一德。安得有四。以其至大。而不可以一端名之。故曰齊聖廣淵。如堯之欽命文思。如孔子之溫良恭儉讓。是也。惟湯有此德。故皇天眷顧佑助之。而俾之大受天命。撫民以寬。此正當時湯之所以得天下之大要也。桀以虐而失民心。故湯以寬而得民心。如漢高祖入關之意。大抵寬之一字。乃人君之大德。不特成湯如此。古之帝王臨下者。莫不如此。惟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德。故發而爲撫民之寬。不惟當時被其功。而免于桀之塗炭。又且德垂于後。而垂裕後昆。功在當時。德在後世。此是成湯之盛德。用之而不窮。若徒有其功而德不及後。是亦霸者之勲業而已。奚足觀哉。

爾惟踐修厥猷。舊有令聞。恪慎克孝。肅恭神人。予嘉乃德。曰篤不忘。上帝時歆。下民祗協。庸建爾于上公。尹茲東夏。

自此以下。言象賢也。猷。道也。成湯之所爲。無一不合于道。爾微子平日踐履能修其猷。亦若湯然。惟其踐履之至。自有令名發越。不可揜。舊有令聞。則其名之著也久矣。恪慎克孝。肅恭神人。皆其踐履之實也。惟其恪謹。是以能孝。其平時暗室屋漏之中。用力者多矣。若此之孝。豈徒養口體而已哉。自其恪謹之心推之。則凡事君不忠。交朋友不信。戰陣無勇。身陷于不義。皆非所以爲孝。惟其肅是以能恭。肅者敬之在心。恭者敬之見于貌。肅恭神人。幽明一理也。以此心事神。亦以此心接人也。予嘉乃德。曰篤不

忘。曰者。發語之辭。我成王美汝之德。謂其德之篤厚而不能忘。篤厚而不能忘者。以見其心之誠。無有間斷也。上帝時歆。下民祇協。天人無異心。以孝恭之德而祭祀。則神歆享之。是心與天合也。以孝恭之德而治人。則下民祇敬和協之。是心與人合也。微子之德如此。所以用建立爾以上公之位。尹茲東夏。錫京在西。故以宋國爲東夏。

欽哉。往敷乃訓。慎乃服命。率由典常。以蕃王室。弘乃烈祖。律乃有民。永綏厥位。毗予一人。世世享德。萬邦作式。俾我有周無斁。嗚呼。往哉。惟休。無替朕命。

微子任諸侯之責。任大責重。故成王前既稱美之。此又戒之。美之者。所以勉其善。戒之者。又使之勿自恃其善也。欽哉。敬也。自今以往。當布其教以示民。慎乃服命。服命卽上公九命之服。謂諸侯之職也。率由典常。典如五典。常如官常。循典常而行之。則無亂法越理之事。越典常則好異生事矣。敷乃訓也。謹服命也。由典常也。皆當致敬以藩輔我王室。爾既能如此。則無施而不可。推而上之。可以恢弘乃烈祖之所爲。而乃祖之德有光矣。推而下之。可以使爾民皆由法律而行。無一人之不向善也。在汝之身。則能永安其位。高而不危。滿而不溢。長守富貴。在汝之君。則能毗予一人。謹守侯度。國無異政。家無殊俗。在汝之子孫。可以世世享汝之德。爲萬邦之法。我周家長無厭敷之心。謂不忘在王家也。凡此皆是戒微子能致其敬。則其爲利如此之廣。嗚呼。往哉。惟休。無替朕命。言汝今往東夏。當致其休。無替我之所命。凡上文之言。皆朕命也。以微子之賢。猶告戒若此。況其下者乎。